

《夜裡的加斯巴》

到目前為止，《夜裡的加斯巴》仍是在鋼琴獨奏曲目中，最具想像力、感染力最強、且技巧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其中一首。拉威爾形容它們為「三首超凡技巧的浪漫詩篇」。

拉威爾的創作靈感來自法國詩人貝特朗(1807-1841)所寫的同名詩集。為了保留它的原味，《Gaspard de la nuit》這個標題通常都沒有翻譯成其他語言。這套詩集於1836年已經完成，但直至到詩人過世後才於1842年出版。拉威爾透過他的鋼琴家朋友維涅斯的介紹，於1896年接觸到這套詩集，最終亦是維涅斯公開首演了拉威爾的這套作品。拉威爾對這套詩集裏面關於死亡、魔鬼、惡夢、女神等等的荒誕主題非常著迷，因而於1908年開始創作這三首鋼琴音詩。巴拉基列夫於1869年寫作了一首東方幻想曲名為《伊斯拉美》，這樂曲以它的技巧難度而聞名於世。而拉威爾卻宣布要創作一些比這首樂曲難度更高的作品，因此這幾首音詩的異常難度並不是偶然的。拉威爾選擇了貝特朗三首幻想作品作為他三首音詩的藍圖，分別為《昂丁》(水精靈)、《絞刑台》、與《史卡波》(小魔怪)。

《昂丁》(水精靈)

這首音詩是題獻給原本是小提琴家轉型為鋼琴家的哈洛德·包爾(1873-1951)。根據歐洲的傳說，昂丁(Ondine)是一個愛上了一個普通凡人的水精靈，她美麗卻略帶邪惡。在貝特朗的詩詞中，這水精靈在月光下用雨點灑在這位男士的窗上，嘗試以妖媚的歌聲去贏得這男子的歡心。但當這男子告訴水精靈他已愛上了一位凡人女子，水精靈變得懊惱非常，邊笑邊哭，最後在雨中消失了。在整個樂章中，除了那些妖媚的旋律外，水精靈都一直由一些快速且微弱的重複音符或重複和弦代表著，並且製造出一種微微晃動的效果；又或者由一些上下來回的音階與琶音代表著，好比水花在水面。除了那駭人的升C大調（有7個升號！）和不停在轉變的臨時升降音符外，鋼琴與其他樂器不同，單單要在鍵盤上演奏一些快速且輕巧的相同音符，甚至是和弦，已經是一種非常棘手和困難的技藝。

《絞刑台》

當拉威爾題獻這首樂曲給他的鋼琴朋友尚·馬諾德的時候，拉威爾分明是在開他的玩笑。他說：「我打算把《絞刑台》題獻給你，這不是因為我認為你值得擁有一條繩子去把自己上吊，而是因為這是三首樂曲中最不困難的一首。」這音詩中沒有故事大綱，它只是讓人想像到在一個渺無人煙的環境中，有一具屍體被掛在絞刑台上的那種陰森恐怖的氣氛。整首樂曲的音量強度都在中等弱度以下，因此一直需要用到柔音踏板。這樂曲最大的特徵就是一個不斷重複地出現的降B音（或同音異名的升A音）。這個音只能堅持著、始終如一、沒有音量變化地彈奏出來，完全不能受其他旋律所影響。貝特朗的詩篇中最後幾行提示了我們這個重複音代表著什麼：「這是遠在天邊的城牆上響起的鐘聲，而被絞死的那具屍體正被夕陽照得發紅。」

《史卡波》(小魔怪)

組曲最後的一個樂章是題獻給鋼琴家魯道夫·甘茲(1877-1972)。這作品又再次回復到關於精靈的主題。根據貝特朗的詩篇，史卡波是一隻惡毒的、鬼鬼祟祟而且身手敏捷的矮小魔怪。他專門在半夜出現來作弄和嚇怕作者。史卡波會在黑暗中大笑，並且用指甲刮擦出刺耳聲。他會以腳尖自轉，並且好像旋風般席捲整個房間。他可以由侏儒般的大小，突然變得偌大至像大教堂的鐘樓一般。他的顏色可以改變，又或變成透明... 突然又不見了。無論從音樂或技巧的角度上，拉威爾的版本就如詩篇一樣的駭人和難得可怕。拉威爾正是想用這首作品與巴拉基列夫的《伊斯拉美》匹敵。他要求演奏者有終極的精確度與靈活性，以及超凡的技巧。重複的音符要精準地和猶如閃電般的速度演奏出來，雙音階、和弦和琶音都錯綜複雜，幾乎需要超過十隻手指甚至多一隻手才能應付得了。

節目簡介由石家澧撰寫及翻譯